



〔俄〕托尔斯泰

FAMOUS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复活

青海人民出版社



〔俄〕托尔斯泰著

复活



FAMOUS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王运富译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陈 浩
装帧设计:郭天明

复 活

[俄] 托尔斯泰 著
王 运 富 译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5 字数:39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25-01170-7/1·258

定价:20.80 元

复 活

〔俄〕托尔斯泰 著
王 运 富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集中在一小块地方的好几十万人，虽然竭力毁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头砸进地里，使得草木不能生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得一干二净；使得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滥伐树木，使得所有的鸟兽都被赶走。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然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凡是青草没有被锄尽的地方，不论是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缝里，到处又都长出了绿油油的青草，显出勃勃生机。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上鼓出了一个个绽开的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也感到了春天的来临，并已开始欢快地筑巢建窝，就连墙角的苍蝇，也被温暖的阳光照得嗡嗡地飞舞起来。不管是花草树木、鱼虫鸟雀，还是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唯独人，唯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欺骗别人，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世间的美，即那种能使万物引向和平、和谐和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就因为这样，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们都在享受的那种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已编号、盖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公文上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9时之前，务必把在押的并且受过侦讯的一男二女——三个犯人，解送法院受审。两名女犯中，其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看守长遵照这

个指令，在今晨4月28日上午8时，走进了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廊，跟着他后面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穿着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马丝洛娃吧？”她边问边同值班看守长走近长廊边的一间牢房前。

值班看守长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

“马丝洛娃，过堂去！”接着又带上牢门，在一旁等着。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新鲜而使人清爽愉快，那是从田野里吹来的。但是这走廊里的空气却令人难以忍受，伤寒病菌、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充满了整个空间。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立即感到沮丧和难受。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仍然有这种感觉。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浑身疲乏，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声音，那是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的走路声。

“喂，马丝洛娃，听见没有，快点儿，别磨蹭了！”看守长对着牢门大声喝道。

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跨着大步走出牢门，她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旁边站住。她里面穿着白色上衣和白色裙子，外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犯穿的棉鞋。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那显得特别苍白的脸就像地窖里储存的土豆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而短小的手和从囚衣的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她的那双眼睛被那张苍白无光的脸衬托得乌黑明亮。虽然有些浮肿，但还是很有精神，其中一只眼睛稍

稍有点斜视。她直起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抬起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显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正准备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苍白严厉而又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正想对马丝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门推上，她的脑袋只好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一阵女人的哄笑声。马丝洛娃也微微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把脸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住一点不改口就行了。”

“好歹有个结论也不会比现在更糟，”马丝洛娃晃一下脑袋说。

“当然结论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的话。“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口消失了。马丝洛娃走到走廊中间急步跟在看守长后面走着。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经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杂，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牢房。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在那儿等着押送。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且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押送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脸很红，且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笑咪咪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睛。这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坎，来到院子里，然后走出院墙来到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厨娘、工人、官吏们都纷纷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人。有些人摇摇头，心想：“瞧，不像大家那样规矩做人，行为不正，就会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害怕地看着

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她被两个士兵押着，已经不能再做坏事了，便又感到放心了一些。一个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低下头满脸通红，自言自语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女犯觉得有许多目光正在射向她。因此，她并不转过头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对她的注意，使她更加感到高兴。这里的空气要比牢房里新鲜多了，并带有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现在又穿着笨重的囚鞋，这使她感到难受。她看着自己的脚，尽量使步子走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走来走去，东摇西晃，没有人去打扰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飞过女犯耳边，扇起一阵凉风。女犯微微笑了笑，随即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便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其实女犯马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只不过是一个没结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女农奴跟着喂牲口的母亲在乡下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没结过婚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乡下的习惯，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世间的“不速之客”喂奶了，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这样孩子很快就被饿死了。

就这样已经死掉了五个孩子。他们都是受过洗礼后，不再给喂奶而死去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这个女孩本来她的命运也不会有两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

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来，她是为斥责女饲养员做的奶油有很重的膻味而来的。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因为奶油的事，也因为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她骂完，正准备走时，忽然看见了那个婴儿，心便软了下来，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并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又由于怜悯这个教女，又常给她母亲送些钱和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的姑娘”。

到了孩子三岁时，她的母亲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是个拖累，就让两个老姑娘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非常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这两个老姑娘是一对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孩施洗礼的便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得漂亮一些，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可是，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很苛刻，遇到情绪很坏时，还要处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在两方面的影响下，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不高不低，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欠卡，而叫卡秋莎^①，她缝补衣服、擦拭圣像、打扫房间、磨咖啡豆、煮咖啡、烧菜、洗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着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书、念报。

有人来向她提亲，但她都一一谢绝谁也不嫁。她觉得嫁给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生活了。

她就这样一直长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非常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

^① 她的正名叫卡捷琳娜。卡吉卡是谦称，卡欠卡则是雅称，卡秋莎是小名。

上了他，但却不敢向他表明，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她爱上了这个公爵。两年后，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走了五个月之后，卡秋莎才知道自己确实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来临的耻辱。她不仅敷衍了事地服侍两个老姑娘，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又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虽然已经是年过半白的老头，却仍然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她被老头逼得特别厉害，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帐和色鬼，并把他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她为此被解雇了。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这样她只好搬到乡下一个接生婆兼做酒生意的寡妇家里。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过，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刚生下的男孩送到育婴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时，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公爵送的。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手头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和茶钱；雇人送孩子又用去了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他二十卢布是制衣服、送礼用掉的。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元时，已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必需去找个工作了。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林务官是

个有家有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缠着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对他很厌恶，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狡猾，更有经验，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占有了她。他的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她看到丈夫跟卡秋莎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她连一分钱工钱都没有拿到，就被赶了出来。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姨妈家住下。姨父是个装订工，先前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主顾都跑了，他便酗起酒来，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铺，借以养活孩子，也支撑着潦倒的丈夫。姨妈请马丝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干活。但马丝洛娃看到那里的洗衣女们生活得很艰苦，不是很想干，就到佣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找到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做女仆。她进去才一个星期，那个嘴唇上长着髭的读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马丝洛娃来，使她不得安宁。他母亲认为这全是马丝洛娃的过错，便把她辞退了。马丝洛娃找不到新的工作，便又到了佣人介绍所，她无意中碰到一位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了解了她的情况后，留给她一个地址，约她去找她。马丝洛娃来到了她的家。那位太太对她很热情，请她吃小馅饼和甜酒，并打发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封信。晚上一个留着花白长发和花白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来。老头一进来就挨着马丝洛娃坐下，并笑嘻嘻地用闪着亮光的眼睛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马丝洛娃听见女主人对他说：“刚从乡下来的，新妞儿！”然后女主人又把马丝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一位作家，有很多的钱，如果她能招他喜欢的话，他是不会吝嗇那些钱的。作家果然喜欢上了她，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答应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姨妈

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便花光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派人来接她去，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马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了作家，并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住。起初店员答应同她结婚，但后来却不辞而别，到尼日尼城去了。显然她被抛弃了。这样，马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独自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但人家不允许。派出所长对她说，只有当她领到了黄卡^①并通过医生检查后，才能单独住下来。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就热情地接待她，并不再叫她去干洗衣工了，以为她已过了上等的生活。对马丝洛娃来说，做洗衣妇的问题她根本没有考虑过。她现在以一种怜悯的心情瞅着前屋里的洗衣妇。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有的已得了肺病。他们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水蒸汽里洗烫衣物，不论冬夏，窗户总是开着。她一想到她也可能要干这种苦工时，便感到不寒而栗。

就在马丝洛娃处在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马丝洛娃。

马丝洛娃早就开始了抽烟，而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以及被他抛弃以后，又越来越厉害地酗酒。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喝酒可以使她忘记她所遭受过的一切苦痛，可以暂时的得到一点解脱，得到一点尊严，而这些感觉，若是没有酒她是难以维持的。她清醒的时候，总觉得羞耻和抬不起头来。

牙婆设宴招待姨妈，并灌醉了马丝洛娃，要她到城里一家最

^① 黄卡是帝俄政府发给妓女的许可证。

好最优惠的妓院去当妓女，并列举了在这家妓院做事的种种优点和好处。马丝洛娃必须作出抉择了：要么做低声下气的女仆，但这样必定要受到男人的纠缠，也少不了与人暂时的秘密的通奸；要么索性取得一个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地位，即在法律的许可下公开的长期的而又报酬丰厚的卖淫。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用这种方式报复一下诱奸她的年轻公爵、店员以及所有欺侮过她的男人。驱使她作出这种决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牙婆对她说，她可以随心所欲的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丝绒的、绸缎的、罗缎的，以及裸肩露臂的舞衣都可以。而当马丝洛娃想象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露背、滚着黑丝绒花边的艳黄绸缎的连衣裙时，她就再也忍不住地把身份证交了出去，以便获得黄卡。当天晚上，牙婆就雇了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女院去了。

从那以后，马丝洛娃就开始了她长期的、违反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有千百万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允许，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而这些妇女十个有九个最后都要染上痛苦的恶疾，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她们夜里纵酒狂欢，早晨和白天却沉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无精打采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用矿泉水醒酒或喝咖啡，穿着罩衫、短上衣或长睡袍，在各个房间里懒洋洋地走来走去，透过窗帘往外看，有气无力地相互对骂几句；然后是漱洗、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衣服同老鸨吵上几句；接着是照镜子、画眉毛、抹脂粉、吃油腻的甜点、穿上袒肩露胸的鲜艳的丝绸衣服；最后走进灯火辉煌、装饰华丽的大厅里。客人们陆续到了，接着便是音乐、跳舞、吃糖、抽烟、喝酒、通奸。客人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小孩，也有半白的老头，有光棍，有成了家的，有亚美尼亚人，有店员，有商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穷人，有富人，有健康的，有生病的，有清醒的，有

喝醉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中学生，有大学生。总之，各种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都有。又是喧闹，又是谑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又是抽烟喝酒，又是喝酒抽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天亮。只到早晨她们才能休息、睡觉。天天如此，每个星期都这样。到周末她们便坐车到政府有关部门，即警察局去，那里有处理公文的政府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则轻薄猥亵，蹂躏了大自然所赋予的不仅是人类所具有而且连动物都具备的那种防止犯罪的羞辱感，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允许她们与自己的同谋者继续干上一个星期的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因此，不分冬夏，不分节假日，天天如此。

马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并住了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即她二十六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使她蹲了监狱。她同杀人犯和盗窃犯们一起，坐了六个月的牢，现在被押到法院去受审。

三

当马丝洛娃在两个士兵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精神疲倦地来到地区法院大楼时，她养母的侄儿，就是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高高的垫着羽绒垫，被单已经被揉皱的弹簧床上，他穿着前襟褶痕熨得很平很干净的荷兰睡衣，敞开领口，吸着香烟。他那凝滞的目光盯着前方，思考着昨天发生过的事和今天要做的事。

昨天晚上他是在有名有势的富豪柯察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猜测他一定会同这家的小姐结婚。想到这些，他不禁叹了口气。他扔掉手中的烟头，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从床上伸下光滑而白净的双腿，用脚找到拖鞋穿上，拿起一件绸长衫披在结实的肩膀上，迈着又重又快的步子，跑进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散发着花露水、甘香酒剂、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在那里用特殊的牙粉刷刷他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带香味的漱口剂漱口，然后是全身上下的擦洗，再用各种不同的毛巾把身体擦干。他用香皂洗完手后，又仔细地拿小刷子刷净长指甲，在很大的大理石洗脸池里洗脸和洗粗壮的脖子，再走进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他用凉水冲洗他那肌肉发达、丰满白净的身体，用松软的毛巾擦干后，便穿上干净的、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黑色卷曲的小胡子和头顶上半拉已经变得稀疏的卷发。

他使用的一切物品，衬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和化装用品都是第一流的、最贵重的，都很雅致、大方、坚固、名贵。

聂赫留朵夫随手从十几件中拣了一条领带和一个胸针，他以前对领带和胸针都很感到新鲜和有趣，而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他把已经刷干净放在椅子上的衣服穿好，虽然算不上神采奕奕，倒也干干净净，浑身飘香的来到了长方形的饭厅里。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洗得干净而明亮，上面放着一个大型的栎木餐柜和可以活动的大餐桌，四条桌腿被雕成了张开的狮爪形，颇有气派。桌面上铺一张浆得硬挺的、绣有巨大花体字母组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盛满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罐、盛着煮过奶油的银罐和装着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脆饼干的

篮子。食具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最新一期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从通向走廊的门里悄悄地进来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女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饰，用以遮盖头上的分发缝。这是不久前就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聂赫留朵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现在她留下来做了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先后在国外住了十年，很有点贵妇人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就住在聂赫留朵夫的家里，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①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早上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打趣地问道。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小姐还是公爵夫人写的。她家的女佣人送来好半天了，她还在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把信交给他，会心地笑了笑。

“好，等一会儿。”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注意到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笑意，不由得皱皱眉头。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笑说明了，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在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看来，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这位小姐结婚了。而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微笑所表达的这种推测却使聂赫留朵夫觉得有些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会吧，”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边说着边拿起放错了地方的饭桌刷子，把它放到该放的地方去，然后悄悄地走出了饭厅。

^① 米坚卡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袭人的信。

在一张灰色厚信纸上，虽然纸边不齐却字迹遒劲地写道：“我既然承担了帮您记事的责任，那我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所以您无论如何不能像往日那样轻率了，要和我们及柯洛索夫一起去看画展，除非您愿意向地方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①由于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记起了这事。请您再不要忘了。

马·柯察金公爵小姐。”

信的背面还附了几句：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一直等您到深夜。请务必光临，不管什么时候。^②

马·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进攻所用的又一巧妙手段，目的在于用一根无形的线把他同她紧紧地拴在一起。其实，凡是年纪不轻而且并非处于热恋中的男人，对于婚姻总是很犹豫迟疑的。另外，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即使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即去求婚的重要原因。这原因并不在于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而又把她抛弃了。他早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并不觉得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他最近与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关系。尽管就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是对方并不认为他们的关系已经断了。

聂赫留朵夫是个见着女人就很羞怯的人，正因为这种羞怯，才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